

第三十章 訓練本地佈道幹部

主要計劃——訓練本地佈道幹部的理由——受過教育的佈道幹部——第一個學校——工作的方法——宣教師的博物館——“Cui bono?”（有什麼好處？）

臺灣北部的佈道工作之主要計劃，是訓練本地佈道幹部。其目的是感化民衆，以聖教的真理啓發他們，消除異教的雲霧似的謬誤和罪惡，使他們能望見上帝的聖城。一切國外佈道工作都是以實現這種計劃爲目標。然而要實現這種計劃，必須採取適合各種環境的方法。對於某一個地區是適當有效的方法，對於另一個地區也許是荒謬無用的；在歐美能成功的方法，也許在亞洲會失敗的。中國不是印度，臺灣不是中國。若以爲一種良好的理論可以普遍應用，不必考慮社會情形、舊習慣或氣候的影響，就犯了嚴重的錯誤。

我所以注重培養臺灣北部的本地佈道幹部的理由，毋須一一列舉。總之，佈道團必須考慮語言、氣候、人民的社會生活和本地人的佈道工作的能力。我從頭就深信不能希望外國工作者完全擔任臺灣的佈道工作，每年的經驗都證實我的見解之正確。靠主的幫助，我們已經在臺灣的本地人中培養了許多工作者，他們的工作價值非到我們和他們都欣然回到收穫站去的時候是不能充分估計的。

要培養本地佈道幹部的另一種理由，當然將爲佈道團的一切純正切實的人士所首肯，就是以人及金錢而論，這種辦法都是最爲經濟。本地人當然能在各該地方的氣候及環境中生活，而外國人則容易生病或死亡。本地牧師及其家屬所需的經費比外國牧師所需的少得多；所以用同樣的款子，如用本地牧師，可以有一個更大的幹部。在臺灣的生活費雖然比在大陸的高得多；而一個本地人即使和西洋人一同生活，所需的錢，也不過是有西洋生活習慣的人所需者之一部分而已，本地牧師及其家屬每月所需的總經費祇須墨銀9元8角3分——不到美金9元。下表中所列者乃其平均數：

每個月的米	\$ 3.00
副食	4.00
薪炭	1.50
挑水及洗米	0.65
剃頭	0.30
鞋襪及衣服	0.38
總計	\$ 9.83

不過既然決定要用本地佈道幹部，且從最早的改宗者之中選擇了適合而且熱心研究的人來預備工作，那麼他們的訓練問題自然很早就被重視了。我們要瞭解：佈道團是贊成採用受過訓練的幹部的。無論一個未受教育的牧師在基督教國家中能完成什麼工作，在異教徒中間是幾乎無用的。無論是外國人或本地人的佈道幹部，必須是明智而熱心，纔能為民衆所信仰。無論高樓大廈，大圖書館，豐富的捐助對於培養的佈道幹部，是多麼有益；但在最初並非是絕對必要的。沒有這些條件，固然不能做很好的工作；但所做的工作，如果是真實的，那麼設備自然也會增加的。我們在臺灣北部的最早的學校，並非現在俯臨淡水河的那座名為 Oxford College 的堂皇的建築物，而是在大榕樹下，以蒼空為屋頂的。

我和阿華開始工作，每天一定有一個至20個學生作伴。我們必定首先唱讚美歌。如果天氣好，我們坐在榕樹或竹林下終日誦讀、研究或查考聖經。晚間則在可以避風雨的地方給學生及其他的人解釋一段經文。每次我們旅行時，無論在什麼地方，天黑之後，我必定給學生講些上帝的真理。他們筆記下來，加以研究，預備在第二天複習。

我們常愛去的另一個地方是在雞籠的巖石上。我們在舢板中放一隻陶器鍋子、米、萆菜和芹菜。然後我們自己划船到海邊有沙石的桌子和柱子的地方去。中午時，每個人都採集些柴草來煮食物。但我們往往無須烹調；因為每個人都有一條尖銳的釘子，用以撥開從巖石上取下的新鮮的牡蠣而生吃之。我們的研究繼續到下午五時為止，然後我們在淺水中沿海岸航行。有些人跳入水裏去，拿起貝類、活珊瑚、海藻、海膽，以資研究及檢查。我們有時也用鈎和線釣魚一小時，以求得食品及研究用的標本。

各處的教堂造成了後，我們在每個教堂停留一天、一星期或一個月，每天研究到下午四時為止。所有的人都要學習唱歌、講話和辯論。四點鐘以後，我們去訪問附近的教友及異教徒。學生們常常被請去與朋友們共餐，因此有很好的機會以宣傳真理。在我們所在的教堂中，每晚舉行公開的禮拜。

還有第四種方法，也是頗有裨益的，就是在我們同道旅行時在路上所用者。我們在路上討論一切問題——例如福音、民衆、宣傳真理的方法、創造一切的上帝等等。在路上時，每個人每天都要採集植物、花、種子、昆蟲、泥、粘土等的各種標本在下一個休歇處就加以研究。

在初期的幾年中，就是在淡水的校舍造好以後也時時用這些方法訓練學生，使他們成為幹練的工作者、流暢的演講者、巧妙的辯論者及卓越的牧師。學校現在是我們的工作中心，凡可以幫助學生發展才能、增加知識、淨化他們的心境的方法無不採用。

我自己在淡水的研究室和博物室都公開給學生，也儘量利用他們所採集的資料。蒐集了23年之後，我的研究室的設備已經相當豐富，有書籍、地圖、地球儀、圖畫、顯微鏡、萬花筒、雙眼照相鏡、照相機、磁石、Galvani 式電池組及其他化學儀器，以及地質學、礦物學、植物學、動物學的無數標本。在其他人家是客廳的房子，在我們家裏是個博物室。在那個房間中有大批對漢人、「平埔番」及「番人」有用或有趣的各種蒐集品。有各種海貝、海綿、珊瑚的標本，分門別類，都貼了標籤。也保存着各種蛇、蟲和昆蟲。有足以充實一個廟子那麼多的神像，也有祖先的牌位，宗教的奇異的樂器、袈裟，漢人的偶像崇拜的一切器具，以及建築的用具的模型和戰爭的武器。也有許多代表各種高山「生番」的陳列物。有一個神像，高10呎，與我所見過的任何神像不同；還有「番人」生活的各方面的許多遺物。有些東西非常奇異有趣，有些東西則顯示兇暴殘忍，令人嫌惡。有四個與實物同樣大的立像，似乎在監視整個場面，表示着臺灣的社會生活的四方面。在一個角裏有一個道士，穿着紅色的長袍，一隻手執一個鈴以驚醒附在人身上的妖魔，另一隻手執一條鞭子以驅逐他們。在其次的角落裏是一個光頭的佛教和尚，穿着袈裟，一隻手執經卷，另一隻手數着唸珠。他的正對面有一個容貌兇猛的人頭獵取者，他的前額及下巴有刺青，身上有長槍，肩上負着弓箭，帶上插着長刀，左手握着被殺害者的辮子。在第四個角裏有一個「番婦」，穿着粗野的服裝，在用紡車紡紗，如同在她們家裏所見一般。

有些基督教國家中的人士，讀了上文的記述，也許大為驚異：宣教師怎麼會浪費時間以蒐集和研究這些東西。我無意對這些人士辯護我的行為。倘使他們知道：這些研究如何有益於訓練一個本地出生的異教徒，使其成為基督教宣教師，或倘使他們知道：這些研究對於佈道工作也很有利益，可以使驕傲的文士低頭，使自大的中國官吏悅服，能喚起國內外最高明的人士對於佈道工作的興趣，那就不會批評我的這些記述而愚妄地說“Cui bono?”（有什麼好處）罷。